

《少年文艺》60年金品典藏书系

主编 周 晴 谢倩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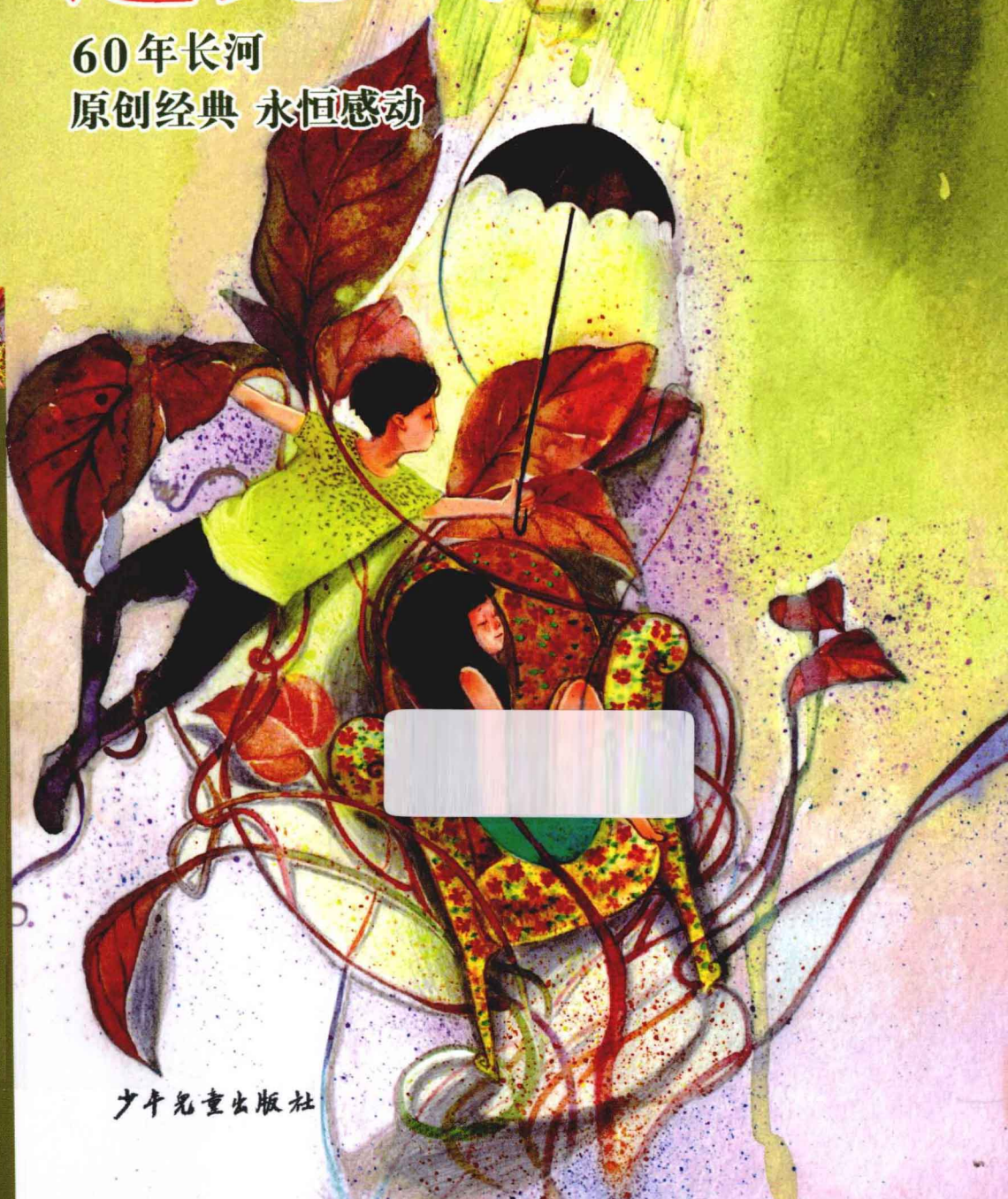
逆光飞翔

小说卷③

60年长河

原创经典 永恒感动

少年儿童出版社



《少年文艺》60年金品典藏书系



逆光飞翔

小说卷③

主编 周 晴 谢倩霓



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逆光飞翔/《少年文艺》编辑部编.—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5

(《少年文艺》60年金品典藏书系.小说卷;3)

ISBN 978-7-5324-9268-8

I.①逆... II.①少... III.①儿童文学—小说集—中国—当代
IV.①I28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46707号



《少年文艺》60年金品典藏书系

逆光飞翔(小说卷③)

主 编 周 晴 谢倩霓

特约编审 周基亭 朱效文 任哥舒

《少年文艺》编辑部 编

封面图 贵图子

装 帧 陆 及

责任编辑 单德昌 美术编辑 陆 及

责任校对 黄亚承 技术编辑 陆 赟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少儿网 www.jcph.com

电子邮件 postmaster@jcph.com

印刷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20×980 1/16 印张 14 字数 173 千字

2013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4-9268-8/I·3562

定价 1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前言

1953年，由宋庆龄主席亲笔题写刊名并撰写发刊词的《少年文艺》杂志在上海创刊。作为新中国第一本少年文学期刊，她在时光的隧道中摸索前行，用年轻的步履见证纯文学的执著与追求，用纯净的文字记录新中国儿童文学的崛起与成长。

60年风雨兼程，我们始终在路上。这本杂志历经了数代人的汗水和努力，更见证了儿童文学大花园里一季一季蓬勃的盛开。在这里，新中国第一批儿童文学作家意气风发地上路了，他们带来了《小电话员》（李楚城，1953）、《没头脑和不高兴》（任溶溶，1956）、《歪冠子的小母鸡》（葛翠琳，1957）、《小茶碗怎样变成大脸盆》（任大霖，1959）、《猪八戒回家》（包蕾，1961）等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在这里，一批一批少年作者怀着朦胧的梦想和美好的向往出发了，李肇星、张抗抗、韩少功、陈丹燕、韩寒……他们少年时代的习作都曾在这里最初面世；在这里，曾经一次又一次冲破儿童文学题材的禁区，为百业待兴的新时期儿童文学开启了一扇又一扇明亮的窗口。《谁是未来的中队长》（王安忆）带来的关于好学生标准的重新思索和探讨，《今夜月光明》（丁阿虎）、《小百合》（玉清）、《啊，少男少女》（张成新）等作品带来的少男少女朦胧而美好的情感，《独船》（常新港）带来的人性的挖掘和揭示，《赤色小子》（张品成）带来的特殊年代里的特殊故事……无一不形成一场又一场风暴，冲击着人们固有的思维和疆域，开拓出一片又一片神奇的领地；在这里，更是开启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至新世纪儿童文学的瑰丽盛典，《少年文艺》曾先后赴全国各地为当时

崭露头角的儿童文学主力作家召开了二十多场个人作品研讨会，有力地促进了当代儿童文学的健康发展，刘健屏、秦文君、沈石溪、梅子涵、孙云晓、董宏猷、郑渊洁、葛冰、王宜振、邱易东、徐鲁……一个个名字构成了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的亮丽风景线；当然还有更年轻一代的新生代作家，将他们的处女作或代表作交给了这里：彭学军、殷健灵、曾小春、老臣、薛涛、三三、饶雪漫、汤汤、李学斌、郁雨君、黑鹤、李丽萍、伍美珍、韩青辰、王勇英、李秋沅……

60年的风霜雨露，60年的岁月沧桑。这里，承载了多少人年少纯真的记忆，陪伴了多少人花季雨季的脚步。浪淘沙，我们在这里收获金粉，铸成十朵岁月凝聚的金玫瑰，奉献给所有热爱阅读的孩子，奉献给所有曾经因这份杂志的陪伴而让自己的少年时代光彩熠熠的曾经的少男少女们。这十朵金玫瑰是：小说作品选集六卷（《星河流影》《岁月花语》《逆光飞翔》《盛夏光华》《蓝调青春》《草长莺飞》），童话作品选集两卷（《云朵的牧场》《天使的呼吸》），散文作品选集一卷（《秋千的私语》），诗歌作品选集一卷（《青鸟的秘密》）。

在选编这些作品的时候，我们曾多次召集选稿会，听取多方意见，认真审读作品，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希冀将每一篇有艺术价值和文学史意义的作品奉献给读者，并希冀这些作品能以经过60年时间长河的洗濯而带来的经典品质显现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的成长轨迹和发展面貌，以便给当代儿童文学的研究者提供一份作品阅读的资料。但因种种原因，加上我们能力有限，难免会有遗珠之憾，希望以后还会有增补修订的机会。





目 录

男生寄来一封信	陈丹燕 / 1
借读生	张成新 / 9
少年的心	罗辰生 / 23
我们家的两大门派	赵金山 / 34
“旱鬼”的葬礼	韩 蓁 / 44
小小的心	殷慧芬 楼耀福 / 53
鬼峡	左 泓 / 62
农家子弟	沈振明 / 71
告别裔凡	秦文君 / 80
小百合	玉 清 / 92
护山人	李绪静 / 99
棋童	胡廷楣 / 106
古钱	董恒波 / 117

六年级大逃亡	班 马 / 125
无处藏身	鱼在洋 / 144
风景	朱效文 / 157
阿跳	谢 华 / 165
白马	张品成 / 172
妙峰山猎人	杨玉祥 / 182
合欢路口	肖复兴 / 190
父亲的城	曾小春 / 200
留守父女	张婴音 / 211



男生寄来一封信

陈丹燕

讲台上，老师把两个拳头对在一块儿拧来拧去，让我们体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怎样斗来斗去。一会儿象征资产阶级的拳头翻上来了，可是立刻无产阶级的拳头又爬了上去，像在地上翻滚着打架的小男孩。

赵波波突然把书咚地扔进桌肚里，吓我一跳。她老是这样，既把爱不释手的飞碟书带到课上看，可又没有承认自己开小差的勇气，有个风吹草动就害怕。她松了口气，低声对我说：“陈致远！老师在盯着你看！”

天地良心，我什么也没有干。赵波波打开铅笔盒，推到我跟前，从铅笔盒的小镜子里可以看到陆老师真的在看我，而且有点忧心忡忡，焦虑不安。我有点心虚，脑子里飞快地审查自己是否做错过什么事。

果然，一下课，陆老师就把我叫了出去：“跟我去办公室。”她温和平静地说。大凡等一个学生犯了大错误，她才这么慢腾腾地说话。我心里紧张起来，不过装得毫无觉察。这叫天真的狡猾。

办公室的老师全用忧心忡忡的目光打量着我。陆老师说：“你在外地的哥哥会不会单独写信给你？”

“会的。”我手心里汗津津的，浑身不自在。

“寄到学校里来吗？”

“不会，总和爸爸妈妈的信放在一块。”

陆老师这时候才从抽屉里摸出一封信，放在不远不近的桌子上，说：“你认识这个人的笔迹吗？”

信封上工工整整地写着我的名字。我摇摇头。

陆老师大大松了口气，拍拍我肩膀。然后在嘴角挂上笑容，转过半个身子对松了口气的其他老师压低嗓子说：“我在传达室看到，就猜到这是个男生写的。信就在这儿看吧。”她又转过身来对我说。

我心里一哆嗦，立刻感到脸有点燥热：“上帝保佑，千万别脸红！”我对自己说，“要不然老师要怀疑的！”但脸还是不听话地发起烧来，慌乱中咽口唾沫，好响的一声，咕咚！

陆老师同情地看看我：“老师相信你，不要慌，就怕那种男生来影响你，多少本来正经用功的女生都这样给带坏的。”

一屋子聚精会神的老师都朝我点头。

我却很不甘心表现出自己害怕，满不在乎地吸吸鼻子，“嘶”一下把信封撕个大口。信纸居然和信封连在一块儿，我看到了信的开头，他写着：“尊敬的致远同学”，居然没有我的姓。我心咚地一跳，连我最要好的同学都叫我陈致远的！这顿时搅得我激动不安起来。信中大意是说他看了我发表在《少年文艺》上的作文，想和我交流交流写作心得。最后一句我看得挺清楚，他说：“这次先谈到这儿。”

我晕头晕脑地看了一遍，把信交给陆老师。

陆老师哗啦哗啦但非常用心地把信看完，哼了一声：“什么交流不交流，他为什么不去找男同学交流？这种男生，精精怪怪的！”

我脑袋里嗡嗡直叫，看着老师捏在手里抖着的信，心里塞满了愤怒。



男生往往是给疯疯颠颠、学习不好的女生写信的。这种女生平时全都酸不溜秋的。我最讨厌这种女生。可这男生竟给我写信了，该死！不过这种愤怒又不像平时和人吵架那样，我一和人吵架就牙根痒，想咬人。但现在这种愤怒却慌慌张张，好像被人追紧了似的。我不知道他想干啥。

这时，陆老师对我说：“我给他们学校的教导处打电话。”

我对老师充满了感谢和惶恐。

“信怎么办？”老师问。

“要的！”不知怎么的，我非常想再看一遍信。老师从眼镜后面闪出担心的目光，我赶忙说：“我想告诉妈妈。”

她笑了，把信塞到我手里：“好好去上课，不要害怕。”说着用手搂着我肩膀，“老师会帮你处理好这件事的。”我走出办公室的那几步，在众目睽睽之下，别扭极了，僵僵地走着，像个瘸子。我可不是那种喜欢别人可怜的女孩子！

到门口，陆老师又叫住我：“下课让赵波波来一下。”我一回头，发现老师眼睛里闪着奇异的光，不像是打量一个学生，而像在打量一个——女人。

走廊上静悄悄的，教室里此起彼伏地响着读书声。我把手紧紧压在装信的裤兜上，像小时候一步步走近虎山时一样，心咕咚咕咚地跳。

下课了，赵波波一步三蹭，满腹狐疑地到办公室去了。过一会儿，又雄赳





赳地冲了回来：“老师让我这几天上学放学陪你一起走。”她用胳膊肘推推我，“你放心好了，我不会说出去的。这种男生，最不要脸了。”

放学了，同学们浩浩荡荡地涌向学校外面的林荫道。我和赵波波夹在同学们中间，如临大敌。陆老师遥遥目送着我们。陆老师真不错。

突然，我看见街对面邮筒旁边，有个骑自行车的男生，相当潇洒地把脚搁在人行道上，默默地看着我们。我的心像上了岸的鱼，猛地扑打一阵，不动了。赵波波也发现了，她一步跳到前头挡住我。

我们拼命向前走，自以为狡猾地往结伙的同学堆里钻，惹得女生纷纷投来白眼。

我总觉得背后有一双眼睛在一直盯着我看，不由自主地想象了一下我的背影是否好看。记得有次同学们在一块儿闲聊时，有同学说过，我的背影看去虽然苗条可有点驼。想到这儿，我禁不住直了直背。但是当感到背后看着我的是一个陌生的男生时，又猛醒过来，自觉自愿地重新把背驼起来，一副大大咧咧的模样。宁可在一个喜欢我作文的男生眼里，我是个大大咧咧的女生，也不要造作兮兮。

赵波波悄悄说：“我看那人蛮精神的。”她又赶紧补充一句，“我是说着玩玩的啊。”

“你要死了！”我骂她一句，心里却涌过一阵喜悦。

赵波波猛然大喜过望地吼了一声：“赵江江！”

赵波波的哥哥赵江江在马路对面晃晃悠悠地骑着自行车。

我们俩像看着救星似的飞奔而去。世界上欺侮女生的男生都怕男生。有辆自行车被我手一挡，龙头歪了，咚一声，骑车人在骂骂咧咧。

赵江江挺不耐烦地停下车来。他是个大学生，可老不见他上课，总是忧郁地骑着自行车在街上晃悠。小时候他可不是这样，上中学时，是最喜欢陪赵波波向欺负我们小姑娘的人出示哥哥威风的热心人。



赵波波喋喋不休，极没有条理地告诉他上午发生的事，“那个读者”，她这样雅致地叫那给我写信的男生。

我站在人行道的方格子里，感到骄傲和高兴：我写的作文，有一个人，他喜欢，还是个不认识的人，而且是个男生。在我眼里，男生一个个都极其傲慢，而且都嘲笑文科。这个男生肯和我一样宁可不要理工科的光辉前程，而喜欢文学，并且为我写的文章感动到渴望认识我，这使我很是得意。

有了赵江江的保护，我转过头去想看看那个男生，但没找见，马路上人太多。

谁料想赵江江搞明白是怎么回事以后，蹬上车就走，而且狠狠地说我们：“神经病！”还冲我扔下个怨恨的眼神。

我和赵波波愣在街上。赵江江颓丧的背影使我们想起我们犯了个错误：他对接着男生信以后张牙舞爪的女生有切齿之恨，我们把他的伤心史给忘了。他在高一时，也曾给一个会写作文的同校女生写过一封信，想和她讨论讨论文学和人生。结果被那女生当堂洋洋得意地宣读了。赵江江从此变得颓唐又狠毒，特别恨我们小姑娘。而所有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像个诗人，纯洁而浪漫。

赵江江在闪烁不定的中午阳光里骑远了。

我回过头去看的时候，绿荫像穹隆一样覆盖着街道，中午明亮的阳光在人行道上蹦蹦跳跳，那个沉默的细长个男生也没有了。远处十字路口亮着老也不换的绿灯。

我和赵波波往家走，再也不在乎那个男生会不会跟上来，而且心里还有点惆怅。

陆老师一定先给妈妈打了电话，妈一回家就问我要信看。她警惕地瞅了我一眼。这一眼火辣辣的，我冷不丁慌了神。我希望妈妈能像老师那样



温和地安慰我。但妈一点不用商量的口气。干什么呀，我又不是非得给她看不可的！

妈妈晚饭也顾不得吃，就拿过信去研究起来。她的眼光相当犀利。

妈妈研究完信，把手指交叉在一块，显出盛气凌人的神情：“你打算怎么办？”

妈妈这是逼我表态。可是当我感到有什么人硬逼我表态时，我就偏不愿意，不喜欢！所以忍不住顶了一句：“不怎么办。”我都十六岁了，还对我这么厉害，“我先告诉老师了呀！”

“不要老是强调你做得对的地方。”妈妈不以为然地打断我的话，她老对我做对的地方不以为然。“要是他找到你，你还打算和他谈谈？”她这口气，就是想激我说否定的回答，可我最讨厌激将法，拙劣！最近我对凡事要我顺着她的意思表态的妈妈有了一种反抗心理，她越想让我这么做，我就越不那么做。

妈妈又愤怒地瞅了我一眼。她本来脾气暴躁，不过最近开始常常做出不和我一般见识的样子。这会儿，她宽宏大量地说：“吃饭吧，吃完饭再谈。”

妈有好的地方。我喜欢吃的东西，她一样都不会忘记。我喜欢吃茄子，她每天都用肥肉烧，好让我吃胖一点。在用茄子浓浓的汁拌饭时，我心里充满了对妈的内疚。她生我养我，我干吗对妈这么凶？要是这会儿妈对我温和地笑一笑，我就会把对那男生的反感和恐惧全告诉她，还有好奇，也告诉她。

可这时妈又瞅了我一眼，眼睛里全是对我的不信任。

吃完晚饭，我把碗收到厨房去，等我拿了抹布来，看到妈妈正用那男生的信封擦桌子，信封上有男生家的地址。看到我愣在门口，妈说：“抹布怎么拿这么长时间？”

我恨死了妈这种拐弯抹角，恨死了妈对我的无端怀疑。何必找借口毁



地址？就是他站在我眼前，我也不会和他怎么样的啊！在妈眼里我很脏。

妈为什么不能像朋友那样和我谈谈？

她也许想让我发怒，然后可以重新引起话头，可我偏不。我满不在乎地放下抹布，回到自己的小屋里。

我的小屋很小，但关上门以后，就只有我一个人了。墙上挂着韩美林画的小虎，它有温和的、出神的黑眼睛。窗外星星好多好多，天空又高又远，不远的地方有几棵高大的向日葵，在晚风里摇曳。我在床上坐下，又委屈又伤心。

我写了一篇长长的日记，然后出去洗脚，妈妈房间的门已经关上了，大院里也静悄悄的。我发现走廊的小桌上有一堆纸，随手拾起一片，上面正好写着“尊敬的致远同学”。

我对这堆碎片突然产生了怜悯，把它们捧进小屋去，放在小桌上——一张一张地拼了起来。这时候，我感到它和我一样受了委屈。折腾了一整天，我才第一次仔仔细细地看它。

尊敬的致远同学：

您好。

我在《少年文艺》第九期上看到了您写的作文《爸爸》。我很喜欢它。（真的吗？太好了，我还担心别人不感兴趣呢，有这么一个不认识的人和你谈论你写的东西，心里还有一种忍也忍不住的亲切，真好！）我看了好几遍。也许是因为我和你一样，也有一个出色的父亲，所以我能体会你文章里面的感情。我现在已经是毕业班了，很忙，但还喜欢抽空写一点作品。我写过诗和小说，但感到写得不太对劲。（我也有这样的时刻！恨得要命！）如果可以的话，我很想和你讨论讨论文学上的问题，（太吓人了！所有的人都怀疑你没安好心眼哪！）不知你会

不会感到不方便,要是你也是个男生就好了。

我仔仔细细在字里行间搜索了一阵,看是不是有骗人的企图,但却搜索出一个从来没这么明确的想法:写这信的,是一个真诚大方的男生。

可他的信被撕碎了。

在一片夜晚的寂静中,隐隐约约传来了火车汽笛声,在汽笛声飘荡回旋的几分钟里,我猛然想到:如果这个男生的确像他信上所说的,实在没包藏祸心,那他要是知道我周围的人,包括他所相信的我都在胡乱猜测,考虑怎么防范来着,他会气死的!

也许他也会变成赵江江,变成一个颓丧的大学生,成天摇摇晃晃地骑着自行车。

人们总说要对别人真诚,善良,要友爱地对待四周的人们。但一旦碰到事情了,就不分青红皂白,把人往坏处想!

我第一次为人感到痛苦。

我从此不做这样的人。

我长大了。

图 陈 宁

(原载 1985 年第 11 期)



借读生

张成新

—

列车从新疆乌鲁木齐出发,昼夜不停,一口气行驶了三天四夜,像匹走累的马,喘着气,终于在上海北站徐徐停下。

小新新趴在车椅上,小脑袋伸出窗外,在熙熙攘攘的站台上寻找来接她的奶奶。

她是来上海借读的,住在奶奶家。她的户口在新疆。爸爸妈妈在新疆阿克苏的军垦农场工作。爸爸妈妈原来准备亲自送她来上海,小新新才满七岁呀!但车费太贵了,爸爸妈妈咬了咬牙,给奶奶拍了电报,把小新新交给了列车上一位熟悉的乘务员。

车站上人真多,像蚂蚁。可那车站,又破又烂,比一路上停靠的车站都陈旧。听爸爸妈妈说,上海是全中国最大的城市,要吃,要穿,要用,方便极了;还有高楼大厦,南京路,黄浦江,大轮船,尤其教育质量,第一流。可是,这车站怎么这样简陋、狭小呢?遇到问题善动脑筋的小新新眨了眨疑惑的



眼睛。

奶奶和叔叔怎么还不来？爸爸妈妈说他们会来接的呀。

为了让小新新到上海借读，爸爸妈妈不知吵了多少次。一提这件事，妈妈就哭：“我们这一代在这鬼地方受一辈子罪，难道还要叫下一代也步我们的后尘？”

“不是妈不肯，她有难处。”爸爸总是唉声叹气。

“难处？什么难处？再难，也总得替小新新的前途想想！”

“妈，上海真有这样好吗？”小新新好奇地插嘴问。

“好！当然好！谁不想去？那儿有重点小学、重点中学，老师都是最好的，校舍也是最高级最高级的。校外还有少年宫。你不是喜欢画画吗？到时候可以到那里去学。妈妈小时候就去过，漂亮极了！”

“像电视里看到的一样吗？”

“对对！你住在奶奶家一定要听话，好好读书，今后考个重点中学，打好基础，考大学就有把握了，将来争取留在上海工作，把户口迁回去……爸爸妈妈是没办法了。新新，你要给妈妈争口气！”

小新新似懂非懂地点着头，怪不得爸爸妈妈的好多同事，都纷纷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上海去读书。小新新富于幻想的小脑袋开始憧憬美好的、天堂般的、令人羡慕的大上海。

爸爸一连给奶奶写了几封信，奶奶终于答应了。小新新临走前的晚上，爸爸妈妈硬要她睡在他们中间。他们不放心，知道女儿自尊心极强。她一降生在新疆这块辽阔的土地上，似乎就受到了新疆人那好胜、自信、不屈的个性的感染。她刚会走路，就桀骜不驯，跟着爸爸骑上黄骠马在戈壁滩上驰骋。有一次，她独自跟着场部的汽车去玩，回来后爸爸妈妈当着司机批评了她几句，她居然一天一夜没说话。女儿这样的脾气能在奶奶家住长久吗？奶奶家还有叔叔、婶婶以及表弟玮玮，总不像在自己家里呀。爸